

文化工作社

文譯叢書

百萬富翁

格比敦·莫斯達凡著

章叢蕪譯

小引

在我們讀蘇聯小說的時候，我們的第一種收穫就是我們從活生生的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活動中，從人類一般的喜怒哀樂的動人故事中，瞭解一個新興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部份的情況。這種知識在今日實行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對於一般人士，特別是對於青年們，是特別重要的。當人們腦經疲於共產主義理論的研究並煩於教條的學習的時候，讀一讀由這種理論和教條所指導所影響的生活的實際狀況，置身於人類靈魂的展覽會中，游泳於新的思想感情的大海中，自然會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新鮮和奇異。

格比敦·莫斯達凡 (Gabdon Mustafin) 的這一部長篇小說百萬富翁 (The Millionaire) 描寫蘇聯的十六個共和國之一，哈薩克，的一個集體農場，距離中亞細亞哈薩克共和國的新興煤礦都市卡拉干達 (Karaganda) 僅四十公里，由此轉往本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 (Alma-Ata) 有公路，鐵路，和飛機航線，交通極便而且路程不遠。

阿拉木圖距離我國新疆邊境極近，爲中蘇通航三大航線在蘇聯終點之一。也就是我國古代所稱西域的一部份。

哈薩克在我國人的腦經中總以爲是類似蒙古一般，人民是遊牧部落，慣騎善射，土地是沙漠草原，五穀不生。但是在三十年來社會主義的政府推動之下，單就蘇聯這個邊疆共和國的邊遠的小小的「阿曼傑狄」集體農場的附近環境看來，它的非凡的偉大的現代社會主義的建設也就大大足使我們喫驚了。卡拉干達的煤礦建設是世界聞名的。最近發展的鐵米耳圖(Tchirimen)的電力是驚人的。

「阿曼傑狄」集體農場在十月革命五年後才開始發展的，那時還祇有三十戶人家，三十條牛，和三十公頃——等於我國的四百五十市畝——耕地。照三十個農戶平均計算，每戶祇有十五市畝土地，就是這麼小的一個範圍。但是在十五年的社會主義政府推動之下，在不學無術的鄉下佬的自己組織之下，聯合附近農民，利用原始的畜力人力，共耕熟地，開闢荒地，竟發展到一百五十戶人家，一萬條牲口，和一千五百公頃——等於我國兩萬兩千五百市畝——耕地。

但是這祇是第一個發展階段的成績。這成績一方面養成了老幹部的自滿情緒，

一方面激發了前進農民的更前進的渴望，尤其是引起受過社會主義教育的農民兒女的躍進的雄心。

本書中所描寫的主角喬瑪，在十月革命五年後出世的，在社會主義的薰陶培養之下，讀完了農學院，回到本縣服務。他不願在縣政府裏幹行政工作，要到集體農場裏作一個實際改革家。

僅僅在肩上扛着一個衣箱，赤手空拳來到「阿曼傑狄」集體農場充當副主席的青年大學畢業生，在開疆闢土，慘淡經營，並將本集體農場發展到在本縣成績第一的鄉下佬主席甲吉卜的眼中，能占一個什麼地位呢？

這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時代的「父與子」問題。

這問題表現在甲吉卜和他的女兒簡娜的關係上尤為明顯。

喬瑪要就本集體農場的資源和富力，建築貫穿本農場並通往鐵米耳圖市區的公路，架電線，逐步使農莊手工業牧畜業及家庭電氣化，全部農業電氣化，並使遠方牧場電氣化，要加用汽車飛機運輸，要把附近肥沃草地變成菜園瓜地，並加以電氣化，要繁殖名種牲畜，要發展水利，尤其要立刻照維廉士院士方法全部實施農作物

輪流耕種——這一切使鄉下佬主席認為是青年人發瘋，照時髦說法，就是在他們認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達到的渺茫的共產主義。

在集體農場農民大會中，主席甲吉卜儂先使他的小規模的按步就班的老套計畫通過了。

喬瑪向縣方活動的結果祇是把他的計畫留待研究。

受過社會主義教育的簡娜，甲吉卜的女兒，贊成喬瑪的計畫，以本地黨委之一的資格設法使喬瑪的計畫，在本地黨部裏通過了。這是一幕驚人的「父與子」的鬪爭。

喬瑪的計畫終因得到省委會的支持見諸實行，在集體農場裏他同甲吉卜調換了位置。從這點上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在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過程中上級黨部的領導性與重要性。

在喬瑪全權主持下的「阿曼傑狄」集體農場，第一年中便使他的計畫成完了一大部份，結果小麥每公頃產量提高到四噸，約等於我國每市畝產五百餘市斤，並使農場全年收入增加數百萬盧布。注意，這祇是一個二萬多市畝的一個集體農場呀！

書中描寫一段縣黨部書記發動隣近各集體農場農民及附近市區電力技工對木集體農場所作的社會主義的幫助的場面，頗為生動。使我們可以想見在蘇聯黨的力量的偉大和善用。

本書是一部寫得很優美的長篇小說。其中人物的描寫都是很生動的，活現的。

喬瑪是一個有學識，有辦法，有魄力的青年；甲吉卜是一個創業的苦幹的但是幾乎不大識字的老幹部，因為不學習便變得頑固，自滿，因而成了進步的絆腳石；阿馬同簡娜在集體農場中一同長大，一同讀書，情同骨肉，年輕美貌，是本書中所描寫的農場裏僅有的新興的知識分子。阿馬專攻音樂，喬瑪一半就是為她而來到這個集體農場的。婚後不久，阿馬因飛機失事，雙目失明，這對於一對青年夫婦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然而失明不但不減少阿馬繼續研究音樂的興趣，卻使她因此更領悟人生，增加她的創造的力量。最後她的獨創的曲調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注意，被邀往布爾什劇院演奏，並得到黨國領袖斯大林的賞識，而名盛一時。簡娜是集體農場的黨部書記，學校教務主任，老主席的獨生女兒，新主席的愛人，為本書中有數主角之一。這一種三角戀愛的關係貫串本書的全部故事，終以友誼戰勝愛情結束。這

顯出社會主義的教育，思想，和環境的力量。

其他如『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簡達斯所表現的勞動精神，斯達哈諾夫主義者阿克麥鐵匠所表現的勞動致富，尤其是他所提出而且逼得實現的私人家畜交由集體農場照管一節，退伍軍人白瑪凱的講求紀律，勇往直前，牧豬人老白瑪漢巴的盡瘁職務，爲豬求電，八十歲老獵人杜恩的勤於打獵，增加生產，都是本書中描寫最突出最有力的地方。

本人根據莫斯科出版的一九五〇年四月份的英文蘇維埃文學月刊譯出本書，另
有該刊七月份發表的亞歷山大·瓦魯辛(Alexander Voloshin)的描寫亞伯利亞三大
煤礦中心之一的長篇小說庫斯尼茲克地方(Kuznetsk Land)和九月份發表的亞歷山
大·卡柯夫斯基(Alexander Chakovsky)的描寫戰後復興的南部庫貢島的長篇小說
庫貢島的早晨(It Is Morning Here)，前者業已譯就，後者正翻譯中，希望在本年
內都可以和讀者相見。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
錢萬於上海。

前記

『但願我的心跳得更快，它的目標乃是人類希望的高峯，』格比敦·莫斯達凡(Gabiden Mustafin)的長篇小說卡格納克·伯綏夫(Chagunak Bersiev)裏的人物中有一位說道。這種趨向完成昨日的夢——正變成今日的現實——乃是這位卓越的哈薩克作家所著的這本書的主調。

格比敦·莫斯達凡生於一九〇二年。他是一個哈薩克農人的兒子，直到十八歲都在種地。十月革命帶來文化，科學，藝術和文學給先前落後的哈薩克人民；這建立了工業和農業方面一往直前的進步的基礎。原來僅祇受過兩年小學教育的青年莫斯達凡，熱心地抓住現在所給他的受教育的機會。他一面作工，一面長期地堅忍地讀書。在二十年的期間內，莫斯達凡改變職業幾次；他在卡拉干達(Karaganda)的一個大工廠裏當裝配師和機械師，在民兵裏服務，而且替報紙寫文章。他往各處旅行，研究地方情形和人民狀況。他先作新聞通訊，進而作更長的文章和特寫小

說，在一九三八年他便開始成爲小說家和劇作家了。

莫斯達凡的第一篇較重要的作品乃是長篇小說生或死(*Life or Death*)，是描寫卡拉干達的礦工的。在一篇命名塞斯加斯干(*Zhezkuzgan*)的長篇特寫文章裏，莫斯達凡描寫哈薩克斯坦的銅礦裏的工人和工程師的生活和日常工作。

他的兩篇描寫哈薩克集體農場生活的長篇小說，卡格納克·伯綏夫和百萬富翁(*The Millionaire*)堅定地建立了他的作爲一位作家的名譽。

卡格納克·伯綏夫是哈薩克集體農場的一個農人的名字，因爲他在農業上的光榮試驗和他創始了那後來傳遍全部哈薩克斯坦的極大收穫運動，他竟一躍而名聞全國了。

卡格納克·伯綏夫對於蘇維埃政府關於保證蘇聯乾燥的東南區的穩固收穫的命令的響應，成了一種擔保要把每一公頃(hectare)①的黍黍收穫量提高到十噸的形式。他超過希望的數字百分之二十五，因此打破了世界紀錄。他的成功和他所得的增加的經驗使白綏夫能夠擔任一種新任務——要在下一年把收穫量提高到二十噸，

① 一公頃爲一萬平方公尺，等於十五市畝。

而且他也完成了這個任務。

『假使一個人對於將來有信仰，』卡格納克說道，『便沒有工作能夠使他疲乏。他的信仰給他力量，又給他勇氣。』

在卡格納克·伯綏夫裏，莫斯達凡表明了一個對於工作抱有創造態度的人的實際工作，對於科學會何等有利。在慶祝卡格納克的非常成就上，尼善珂院士寫道，他的收穫量超過了科學家們最精密的計算。『主要的研究家把每公頃的穀物收穫量的限度定為二十噸，』尼善珂院士寫道。『這些計算是根據植物所吸收的太陽能的量。在超過這些計算上，你表明了穀物產量是靠人。』

卡格納克·伯綏夫和百萬富翁雖說是兩部各自獨立的長篇小說，但是讀者可以把它們看作一幅巨大的統一的全景圖的兩頁。不過，這本長篇小說百萬富翁卻描繪了哈薩克集體農場農民生活中的一個新階段，他們的驚人成就使我們得一瞥共產主義的初升太陽所照耀的將來。

第

一

冊

「阿曼傑狄」集體農場的會議繼續開到很晚的時候。甚至於不愛在公共場所發農場更夫瑪麥爺爺，在那天都發言了。至於開誠大家畢善呢，他發言有兩次。意見是分歧的。有些人擁護甲吉卜，有些人擁護喬瑪。

喬瑪 我們的甲吉的計畫太狹小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對於一切事情都表示滿意。這是好像使集體農場落後的滿足。祇有大的志願才利於進步，然而大的志願的意思就是大的計畫。

甲吉卜 注意你往哪里去，瘋子！你腳邊有一道深淵哩。

畢善（問喬瑪） 你首先試試爬爬甲吉卜所已經爬過的那些山路吧。……

這個會議是一個激烈的會議，但是甲吉卜這位傑出的主席並不忙着把事情交付表決。

『討論到使你們心滿意足吧……』他說道，人不知道在他發言的腔調裏究竟是諷刺還是贊成。

他坐着不作聲，他的眼睛照常往下看，彷彿對於擁護他的人和反對他的人所說的話都同樣漠不關心地聽着。祇有他的瘦削的黑臉孔像紅磚一樣的紅。

『甲吉，不如告訴我們如何決定吧……』終於聽見一些話聲了。

甲吉卜隨即從容地站起來，清楚地說道：

『我們要決定大多數贊成什麼。誰贊成採納農場經理部所認可的計畫——請舉手。』

甲吉卜用經理部的名義所提的計畫被通過了。甲吉卜宣佈閉會。但是剩下他自己一個人了，他便陷入憂鬱之中。是的，會議擁護了他，但是那激烈的辯論在他的靈魂上投下一個陰影，因為集體農場農民中會有許多位反對他的計畫。他正坐在仔細考慮剛才所發生的事情，這時喬瑪回到辦公室來了。

『莫要見怪我，』喬瑪說道，堅決地走近主席跟前去，『但是我要到縣裏去，要盡我一切力量使會議的決議不得批准。』

甲吉卜給他搬一張椅子，放在他旁邊。

『坐一下。……』

喬瑪服從地遵命了。新近的爭辯的火熱在他的身上還沒有冷卻，他的兩頰依然發紅。在他等着要聽甲吉卜所必須對他說的話的時候，他顯然著急要走。不過，甲吉卜卻隨隨便便的。他坐着，冷淡地彈着指頭。有一陣完全的寂靜。甚至於外面的狗叫聲都沉寂了。

『我五十二歲了，』甲吉卜終於說道。憂鬱的表情並沒有從他的臉上褪去。他微微眯細眼睛，他的每個字都說得清楚而且有力。『其中有十五年我作了我們集體農場的主席。在我接管這農場的時候，祇有三十所房子，現在卻有一百五十所了。原來祇有三十頭牲口，現在卻有一萬頭了。原來祇有三十公頃的收穫，現在卻有一千五百公頃了。告訴我，這是實在的麼？』

『實在的，』喬瑪迅速回答道。

『那麼你再這裡所談的那些計畫狹小是什麼意思呢？你如何竟說我使這集體農場落後呢？』

『成功並不僅僅是拿過去來衡量，也應該拿將來來衡量呀。』

他們兩個人都陷入沉默了。談話中斷了，好像被刀砍斷的一樣。

『不行，我們在這件事情上的意見不能相同，彷彿。唉，好吧，那麼你往縣裏去吧……』甲吉卜說道，他離開辦公室去了。

繁星在無月的天空裏明亮地閃耀着。金牛星座的羣星已經移過天頂了。甲吉卜一路走着，深深地呼吸着新鮮的嚴寒的空氣。四週十分寂靜，祇有腳下的雪的踩響聲打破這寂靜。農場睡在這皓白的寥闊的草原中像躺在潔淨搖籃裏包裹着的嬰兒一般。甲吉卜把脚步放緩，四下注視。正在那時他類似一位慈母，在夜靜中醒來，彎腰伏在她的寶貝孩子的小床上。他走過一些房屋，想起了每所房屋的歷史——那些樹木使他想起它們還是小樹的時光。

『原來這里絲毫沒有這種東西，現在看全部如何長起來了呀……』甲吉卜憤激地想道。

是的，所有這巨大的經濟都是在他的眼前，在他的管理之下，長成的，而且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里頂小的細物對於他都具有它自己的一種特別意義和趣味。直到今天為止，他除了從集體農場農民方面和從政府方面聽到感激而外，從來沒有聽見什麼話。甲吉卜的胸上閃耀着兩頤勳章——他的名譽的表記。甚至於現在他還深

信他的聲望是無可指摘的。然而他擺脫不掉一種惱人的潛感。

頂使他煩惱使他迷惑不解的乃是喬瑪的舉動。喬瑪是他的助手，又是他的密友。為什麼現在他不能夠瞭解甲吉卜呢？甲吉卜從來不會盲目行事，他總是量布裁衣的。他深信他的多年經驗是沒有錯的，和他所十分愛撫的集體農場是無匹的。因此，說農場應該提到更高的水準的那個人，他認為他是一隻發狂的獅子，在幽莽的大胆中，跳到水裏去撲月亮。

『只要放縱那種瘋狂的思想，』甲吉卜想道，『你便會跌下懸崖的。……』

他一路走着，為惱人的思想所困擾，那時他忽然蹶了一下。甲吉卜彎腰從雪裏拉出一節鐵絲。

『這會有用的，』他說道，便把他拾的東西拿去給鐵匠鋪。

他在這里停擋一時，觀察機器。修好的機器放得稍微離開待修的機器。

『他們對於修理進步極佳。他是一個好小伙子，阿克麥，』甲吉卜快樂地想道。

忽然他聽見一陣輕輕的軒聲。甲吉卜小心地走向軒聲從那里發出的糧倉去，他在那裡看見了他的朋友兼同輩人，農場更夫瑪麥，平安酣睡。甲吉卜偷偷走近他跟